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七

藝文三十六　傳　文　策

魏

鍾會母傳　　鍾會

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

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竒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慎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晏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

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曾歴機密
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
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
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
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
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晝分明或問此
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

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
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
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
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
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
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
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

也

唐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䁦䁦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㬰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

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是以問薛生曰汝聞之師易者道之緼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答者曰文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勞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迸出曰我善言彖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

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安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斧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

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聲弄秋思一

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琴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

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盃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

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髪不知天地内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醱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因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髪半

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文中子世家縣志篇末有後劉禹錫為墓碑云八字考劉後杜百餘年杜文豈得贅以劉事似誤今刪之　杜淹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㝢㝢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

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將畧壁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曰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為昌樂令遷

猗氏銅川所治著稱職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益憂皇綱

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

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
西飛帝閒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
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葢遷焉高祖穆
公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壠
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
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振如也道之不
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
讚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卷讃易七十

篇列為十卷遭亂藏於家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宋

辯五代史闕文傳　　王禹偁

王禹偁曰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

外郎避地馬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户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相時人惡之稍抑其鋭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亭記云云已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知貢舉擢圖上第項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縶洛師於今十年方叅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

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衆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

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璨為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顓於食禄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避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璨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

僧虛中云道裴汀鶴識春醉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二程母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平盂縣人行第一世為河東大姓曽祖元祖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為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

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
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
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
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
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
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
稱與先公相待如賔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
衆人遊觀之所往往舍所觀而觀夫人先公頼其内助

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羅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

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
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鬻者過門家人欲
呵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
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
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
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
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
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

羨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毘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

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嘆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役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還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覯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呌號夫人罵止之曰在嘗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守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

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
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
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
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
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
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
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

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啼雁嘗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奸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事則欽慕不已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

痺瘡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神燈傳　張商英

元祐丁卯春夢遊五臺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為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郎林中

中戲曰天覺其帥并州乎後五月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林中曰前夢已驗人事豫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郡十一月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但會天寒恐冰雪封塗一宿遂出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羣盜未獲以職事督捕盡室齋戒來遊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清涼山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徃歲崔提舉嘗於此見南臺金橋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予何人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僧正省奇來謁即寺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

有雲氣縹緲如敷白氎省奇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神光商英易公服燃香再拜一拜未起見金橋及金色相輪輪現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之日射雲而成既暝有霞光三道直起亘天其疑始釋癸卯至真容院止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則文殊化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迹堂也知客僧曰此處亦有聖燈舊有浙僧請之飛見闌干之上商英乃稽首默禱酉後龍山見黄金寶階

戌初北山有大火炬僧曰聖燈也瞻拜之次又見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殿左右各見一燈浴室之後見大光二如掣電金界南溪上見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也因念曰豈寺僧設此大炬以見欺耶是時僧衆已寢即遣使王班秦愿等排户詰問僧荅曰山有虎狼彼處無人亦無人居商英始不疑又覩燈光忽大忽小赤白黄緑時分時合照耀林木即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啟曰聖境殊勝超於見聞

凡夫識情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者恩至吾前如是再三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空而上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鳥喙銜圓火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冰雪即啓曰疑心已斷言已其光復歸本處散满溪上恩等自旁見之如金色身屈曲而上妻努所見又異於是有白領而紫袍者螺髻而跏趺者仗劔及戴角者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寶燈雲收復現大白圓相如月輪甲辰至東臺五色祥雲見白圓光從地涌起如車輪

千百迴旋商英以偈讚曰雲帖西山日出東一輪圓相見雲中修行莫道無憑據切忌修行落斷空說是偈已大風忽起雲霧奔騰如傾崖裂壑之勢主臺僧曰巡檢下兵持肉燒煮不可禁願來日屏去之七月乙巳謝巡檢兵沉幣於北臺晚休於中臺大風未息四山昏晦衆等失色臺側有古佛殿商英令灑掃攜家屬祈禮獨隨四人北陟數步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朗瞬息之頃現碧琉璃世界見萬菩薩隊仗樓

臺殿閣旌幢臺座七寶炫耀天王羅漢獅子香象森然羅列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文殊師利菩薩騎獅子又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仰臺主請曰本臺行者數十年未曾見一光一相願假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至則隨役亦有潛隨窺瞰者矣日色漸暝北臺畔有紅炬起瞻禮之次二金燈隔谷而出復有一燈如爛銀色熠灼不定會安撫郭宗顏遣急足馳柬來因指燈示之曰汝見否其人叩首欣忭曰見余曰為我謝安

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秉於是再拜敬
請願見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後西下一燈於紺
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一時俱至自北臺至
中臺如白玉琢大寶梳内貯火珠光芒四射夜漏將盡
寒凍徹骨拜辭下山東燈即沒二燈漸暗是夕大風達
丙午昏霾未捲商英竊念曰昨夜中臺所見殊勝如是
今往西臺菩薩豈違我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
既沉幣已所見如初但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壽寧

寺還真容院郭宗顔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但未及親見耳是夕清輝閣前再見金燈如初遣人白郭吳等五人同觀浴室後松上忽見羣燈如聯珠諸君各擊額再拜頃之光隱衆散羅睺殿側見大白光如流星惟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吳按東寨張之才還縣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興善監鎮曹

謂晩登梵仙山謂曰昨夜金燈現竊於公守後見之聿曰君所見燈光何處謂曰在空中聿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若在溪上君自下而望則在空中矣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虛朗慶靄紛紜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瞻望未久宫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二君嗟歎頂禮而别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翊日出山寶燈其

為我復現乎拙扃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見大炬浴室之後三燈東西相貫起於松梢合為一燈光明照耀荏苒由東麓而南行及於林盡溪渚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見兩寳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足跡殿及龍山之側金燈一時同現衆燈黄光白燄前昂後嚲騰空至前直至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跡殿見其殿宇摧毁夫顧繕葺其夜足跡殿所見燈光獨異即以錢三萬付僧正省奇

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同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
因閱碑中所載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
曰真丈夫也以偈讃曰聖凡路上絶纖塵解脫文殊各
自論東土西天無著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已夕見南
嶺銀燈一金燈二巳酉遊秘魔巖未至之十里有白氣
一道直貫巖前其中彷佛文殊乗獅而行有代州圓果
院僧繼哲結廬山陽閱龍藏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
山之久頗有見否哲曰二年前有衣褐黄紫三異僧倚

巖前石門而立門亦洞開良久其僧入内門閉又巖間時有聖燈晳閲而未之見也商英曰何不牽挽其僧叩以至道晳笑曰何道之可叩耶雖然願公留言句以耀巖穴遂拂苔石書一碣云閲盡龍宫五百函三年不下秘魔巖須知別有安身處脫盡時流鶻臭衫書已相別出庵是夕宿巖中見金燈白光菩薩光中現身者三已從松林赤崖間放光兩道如閃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杪而泯於是十剎主僧及其徒衆請曰謹按華

嚴經云東北方清凉山在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
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
常住説法是我山中衆聖遊止不知過去幾千刧矣我
太宗皇帝既平劉氏即下有司蠲放臺山寺院租税後
因邊倅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開畬斬伐發露龍神
之窟宅寺宇十殘八九僧衆散丐四方菩薩聖教淪滅
幾盡幸公於大士有大因緣屢示希有之相公不忝諸
筆札何以示後以闡揚菩薩嚼累之至意哉商英曰誠

哉言乎但世人愚痴與之語此必以為怪誕無稽孰肯諦信且吾止求其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後世耶已而郭宗顏吳君偁復來請曰假公之誠懇獲覩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者今皆驗矣宜有紀述以發後人之企慕商英曰以聖語凡以寂語喧以奥語粗以智語愚以眞語妄以悟語迷畛域不同方圓不齊譬之阿修羅王手撼須彌山而螻蟻不能舉一芥迦樓羅王七日遍四天下而蟭螟不能鼓尋丈之翼商英非不願書實以

書之無益也宗顏曰公如言之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之所寓䀢仰企慕漸以覺乎長夜之迷其功大矣公必懼謗而不言是令神奇無以彰明大達大士冥托之意矣商英曰諾謹受教然吾有一語涉妄百千億刼淪於惡趣爰書之以附清凉傳後云

元

金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楊公傳　姚燧

金之季年天兵滋張庭臣專謀一力惴惴以不卒保河

外為懼揵河之北綿地數千里信敵牧蒐其中不敢認寸尺為己售時則有若滄海河間恒山遼陽易水平陽東莒晉陽上黨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收其魂魄化悖為果出而用之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七公竟無事效相繼亡敗恒山聲言入援蹴蹈不敢近京師形涉擁衆自衛獨上黨不首鼠誅去就提孤軍闘府馬氏根窟潞澤沁輝懷孟衛七州之心終始北捍者十二年最名純臣戲下激義多節死聲跡著者襄垣銅鞮襄垣懸府五百

里銅鞮懸襄垣又百里府控十餘壁皆阻山為守獨襄
垣居易地受敵西北東三道之鋒府議非得縣上招撫
使顯守不可牢即版顯移縣衆往始顯部將有楊公者
與顯同里用武畧聞顯戰每求副往連以勞得官至是
從守襄垣籍其部衆纔一旅合縣民得千人敵嫖梗已
未嘗涉旬月不一至公開門延之晝止其驅夜斫其營
凡戰禦事朝荷夕集不以勞顯若此者五年其後塹夷
城穿如蠡室石積其下者四望各盡一射人心轉一不

綫髪揺敵以為難稍引不偪會從顯從上黨公再復潞州皆再有勞詔進顯銀青榮禄大夫沁州節度使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公懷遠大將軍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時縣官調用特怯其待戰勞一賚以官地多入敵懷數告身無所上槩遥領故仍治襄垣公一日請顯曰以今形勢襄垣令年跌明年保無馬武願分部曲百人立銅鞮以緩兵衝顯允以便版公以前官行銅鞮令公至治柵北磧處艱危中且暮年聲呼牒招山逋谷竄稍

出集附敵悉衆攻公行夜至臨樓褫衣止宿其上中敵偵刺未殊猶張空拳搏數人以償顯聞哭曰鍛吾翼矣明年顯死又明年上黨公釋師養安京城一賁公言公代人諱閏少孤鞠於姊之夫禹家即令榮禄顯也始顯以募兵戍郡遷戍潞改孟戰有勞調臨洮司録臨洮尤深地戰又有功遷招撫縣上取上黨節度公一從行死事之年生二十有九後如干年于仁風謂燧宜傳庶他日職館者得涉筆以承金史之漏云仁風歷懐邢洛三

治中有善政

明

韓義夫傳　　周經

義夫韓氏鐸名代之繁峙人其先自陽曲來徙族最盛詩書簪組自宋元迄今不乏祖某性至孝材可以仕而以弗忍違親養隱居終身義夫能世其德目不多讀然負氣尚義人有過面責之雖勁發頼不恤言論亹亹皆不外道理訟不平者來質一二語辯之莫不悅服去事

有合義而人以為有禍患者則毅然身任之無難色故
為其伯父陝西憲副公所奇愛憲副公致仕家居義夫
事之如其父憲副公亦不一日舍義夫家事非與義夫
計者不行繁峙僻在五臺山陰地險阻而人多質實憲
副公家聖水臨滹沱既遠邑城復絕鄰並苟有寇盜之
虞烏能守望而憲副公家居數年不聞焉豈其人之盡
淳亦憲副公之廉譽素聞於人人也歲值旱荒後加有
司催科之橫頗有以艱匱為盜者戊子冬季刼憲副公

家推門垣東火執刃鼓譟而入家人驚悸奔竄獨憲副公在室義夫居與憲副公頗隔越聞憲副公被執即驚奮起詈家人曰人無孝義禽獸不如鄉人有急尚相援救況在至親豈可委棄倘或遭禍何面獨生遂踰數垣赴救行且呼盜曰衆君可憐財產任為爾有弟無傷我伯父至憲副公室方見羣盜環刃逼公義夫遂怒狠執大梃逕前殺數人盜舍憲副公與之敵捶擊幾死盜去人弔焉曰賊勢兇甚汝不畏作葅醢耶曰吾知有吾伯

父爾伯父在吾雖死何恨憲副公竟無恙爲之上章於朝請如著令以義夫旌之爲世勸自是鄉人咸稱之爲義夫而不名云

周文端公傳　鄭曉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

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
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
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
李廣户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
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
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
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
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户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

税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準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税又不與上説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户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曾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税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

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户部羨銀僱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税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茍指目前輒增畝税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税二分外戚不宜獨

優又開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京户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所設古大臣者公其有焉

明

諭屬吏文

呂坤

壬辰六月余召太原所屬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守

宙之内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實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葢聖人以天地為心為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安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

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
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為己責深自愧罪只是
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著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
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慇
慇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的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
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
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

是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付與不忍人的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為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㜸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弔膽提心溫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雖强制之不能雖淡薄之不減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歛手不

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為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已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彰否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為先奈何不自愛是為名而為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正可

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為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虛無向上之志亦不肯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為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為身家妻子之圖慇懃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

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附腥競進
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為笑駡由他笑駡
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
世道絶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使失所民物
付托何人一人篤恭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吾黨泄
泄沓沓以苟富貴世道傾頽萬物愁歎將遂任其所終
乎倘一深思可為慟哭天生此身豈為酒肉之囊錦繡
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為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

一深思可為大媿本院無能振援罪之魁也諸君子千萬努力

北齊

釋道兩教策　　樊遜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雲元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東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没有餘責王充之非黄帝比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宫昆池地黑以為燒刼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虚無示諸

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充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宫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屆己濟民山鬼效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廵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玊於瑶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

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
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
疑於沙汰

刑罰寬猛策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
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
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
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

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眛爽視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蓋已絶東西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

用寛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尚申韓而能長久昔秦
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皐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
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閉律令一此憲章欣
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
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究囚自然
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
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禍福報應策

臣聞五方易辯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惟覩牽牛假寐遊於上元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安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覩櫂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

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閒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升中紀號策

臣聞廵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

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士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遺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説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歴三朝年將十祀啟聖之期兹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包茅絶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

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文
既受命武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
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
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
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俱
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
民非闘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事文德懷遠
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

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竒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于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求才審官策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

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應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新廟昴歌鍾王勲歳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何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

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魚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夙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臺星折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媿

唐

應臨難不顧狥節寧邦科策　薛稷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是羣龍無首虛已明廷之上鼷鼠全身深穴神邱之下故有勞於一饋不輟子高之耕待以二旌無過屠羊之肆懷乎朽馭既識為君之難蹈此春冰未見為臣之易然而夢弼降左風起雲從自天祐之俊乂將至當今制賢以祿制爵以庸設言不違式化厥訓霸王騏驥翼天駟而齊衡社稷元龜升帝寶而負兆猶是幽芳在採雲逸來羈垂倒影之懸光燭重泉之沉隱故遠臣得離山草比獻野芹瞻望天臺數跡

對曰帝德廣運六臣參其業天道大明五帝陳其序猶黼黻之章五色鼎鼐之飪五味五靈之效禎祥五音之和雅樂若乃同義變力古人中求則紀信誑項以免君王經刎頸以紓國九卿居府王修從赴難之義二國合圍路中無返言之失漢帝之憚汲黯陳主之畏柳莊社稷之臣於是乎在恪居爾位勤不告勞則蕭公堂堂吳漢糾糾馮豹伏於閣下黃公宿於臺上憂公奉國可以不謂忠乎書戒面從詩詠司直犯顏無隱求福不回周

昌之比漢高同乎桀紂劉毅之方晉武類彼桓靈甲屠剛之軔車鍾離意之排闥史魚是慕直在其中聖人謨議君子謀道張良之畢漢王郭嘉之協魏主宋武之得穆之齊高之得褚彦定策決勝謀夫孔多蓬矢桑弧有志四海飛旌插羽道好二同膠柱豈調絃之術飲冰實將命之難陸賈南行責蠻夷之失禮陳湯西討誅單于之暴慢終令趙佗貢職郅支傳首竹帛所載斯其庶乎謹對

文詞雅麗策

苗晉卿

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勲業葢時也逮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

用僭忒一至於此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澆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窂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罻羅不施草木未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臣以為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修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

歸禮樂之用爲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爲德陰之爲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修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内為同禮以修外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争二者並行合為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

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請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為斯並漢主之樂載於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既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畧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為五行也漢

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宜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謹對

眚災肆赦　白居易

聖王以刑禮為大要理亂係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

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效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其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由兹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

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戲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茍守道而死死而不朽是非死也茍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人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

火之相戾同根於寘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歟謹對

衣食之源

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

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情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學則隨其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埀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强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䕷萍於中陵植橘柚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王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曰

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
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
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謹對

倉廩之實

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
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户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
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
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

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即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故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烝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先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

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賫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流通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闇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慚大問謹對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八 九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劉清僩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八

藝文三十七　祭文誄哀詞

元魏

孝文帝祭北嶽文

天極構高人時肇起幽明合歡百神同悅令龍旂鳴鑾載還伊室邁歷恒巒路鄰陰岳惟神作鎮出納炎冰帝道資功坤儀憑德故遣兼官以牲玉薦於恒嶽之靈

孝文帝祭河瀆文

維太和十九年皇帝告於河瀆之靈坤元涌溢茵瀆作珍浩浩洪流實裨陰淪涌遊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彖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檝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歷克纂乾文騰鑾淮方旋鏕河濆龍舲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翾翾泝津晏我皇遊光余彝濵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前宋

祭禹廟文　　謝惠連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誕英嶷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恤彼民憂身勞五嶽形瘁九州呱呱弗顧乾乾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且畧薦乃昭其忠

唐

祭關龍逢文　王勣

歲月日謹以清酌之奠敬祭夏忠臣關生之靈曰聖賢所達節賢貴識時興亡有運用捨有期馮河暴虎前哲所唉身滅主喪如何勿思我因行役歴於荒祠壯山河之舊壤歎墳隧之餘基松枯柏悴草密苔滋託深悲於溝

酹魂有靈而饗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歲月日鄉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敬祭仲長先生之靈

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憯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厥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求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友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梁鴻難偶筵無饋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王㴋堂道為之友凡我故人素服臨

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還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怛化於何問天道性既喪仁義蠭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尊薄奠神其歆止

祭汾陰公文　楊炯

維大唐光宅之六祀太歲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辰楊炯以柔毛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中書令汾陰公之靈嗚呼哀哉惟公含純德而載誕兮稟元精而秀出備百行而立身兮半千年而委質屬天地之貞觀

兮逢聖人之得一若臯夔稷禼之寅亮舜朝兮若蕭曹
魏邴之謀猷漢室懸大名於宇宙兮立大勲於輔弼如
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遐壽中年殞卒嗚呼哀哉若夫
家傳寶昜地闢金構文則屬詞而比事兮學則八索而
九丘入則東藩之上相兮出則南面之諸侯惟盡善兮
未善故雖休而勿休既知退而知進兮亦能剛而能柔
大才則九功惟叙兮大智則萬物潛周崇德廣業兮樂
天知命而不憂嗚呼哀哉門館虛兮寂寞歲窮陰兮揺

落備物儼兮如存光靈眇兮焉托垂繐帷與祖帳兮罷歌臺與舞閣天子惜其毗余兮羣臣思其可作嗚呼哀哉俯循兮弱齡叨襲兮簪纓公夕拜之時也既齒跡於渠閣公春華之日也又陪遊於郡城叅兩宮而承顧盼兮歷二紀而洽恩榮郭有道之青目兮蔡中郎之下迎倏焉今古非復平生無德不報兮願摩頂而至足有生必死兮空飲恨而吞聲天慘慘兮氣冥冥月窮紀兮日上丁藉白茅兮无咎和黍稷兮非馨嗚呼哀哉

祭霍山文　張說

長安二年月日皇帝使并州道行軍副大總管尹元凱等敬薦酒脯時菓昭告霍山之靈皇帝天覆萬物各遂其性禮乎羣神罔不咸秩獨彼凶虜默啜悖天虐人窺邊猾夏畧無寧歲皇帝哀此黎獻勤於征役憫彼虜落毒於昏暴嘗欲誅其魁首安是畨毗寇虐盈稔神人同棄今自送死并朔近警山陵命將出師恭行天罰惟神炳靈參野作鎮冀方歆是正直贊揚威武俾胡馬化為

沙蟲王師衆於草木獻捷之日昭報神休

祭太常裴少卿文　韓愈

維元和九年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於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罔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

於公卿冠婚士庶喪祭疑皆嚮荅問必實歸從我者足
為軌儀畀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必古經獨立一
朝高示千古而又馳驅朋執僶俛宗親擔石之儲常空
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
云具美而不永年愈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
以訣終天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亡友柳子

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

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公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

屬天實仇之生人何辜天實仇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悲愈深而毒愈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殁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招

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至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興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雖廣知音

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
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令復往矣吾道息
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
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
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
為光耀以助照臨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
為霆以洩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
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

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絶嗚呼化光庶㡬聽之

故衡州刺史東平吕君誄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吕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䔥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

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南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

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魏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祚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

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爰耀其將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礬百氏錯綜逾光趍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戒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

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二糾逖伊肅邪詖具畏遷理道民民服休嘉思踈若昵惕邇如遐實閑其閤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鱻外邑我蒴盈車雞耕鄰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埶其麻鼙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𧄼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於嶽濵言進其律號呼南堨謳謡北溢欷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稅

歸誠自出兼并既悉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於鄰今
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
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
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
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簀僮
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
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
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古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澈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
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犀吏尚攀良圖故友沿懷累行
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

祭柳州柳員外文　　　崔羣

惟靈天資秀異才稱雋傑早著嘉名遠播芳烈懋六藝
之要妙踐九流之治切鏌鋣銛利浮雲可決騏驥逸步
飛塵可絶寒暑潛推樂道忘憂襟靈甚夷摸藻摛毫騫
翔是期奈何終否神也我欺嗚呼鵩飛半空羊角中戾

彼若難詰善人斯逝羣宿受文分行敦契遺文在篋
賵言猶佩撫孤追往泫然流涕弔弔丹旐翩翩素帷鵬
弔是月鼂從有時路出長阡將赴京師旨酒一觴哭君
江湄往矣子厚魂其來斯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
秋濤瑞錦吹迴盪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
衿縉紳屬目斂衽公卿之禄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

易慘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欝欝群議悠悠積稔竟掩荒瘴遂絶羇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惟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黄長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

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絶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復期以中路更申顧言塗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絶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數

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夕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
想其聞訃心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
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
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宜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
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
乃為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
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心逾常倫顧余負釁營奉
萬里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

厭其禮莫伸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其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子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斯知我深旨

平城縣正陳子幹誄　　陳子良

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正雖死無悔故能貽

芳塵於後世殉節義於遐年况乎勇嗣前修功深曩代
者豈可使身名頓滅典籍無聞悲夫余弟少府則其人
也弟名子幹字元珍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
王府諮議岀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珍禀質純和天挺
聰俊生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板蕩人倫
東喪禮樂西歸洎於一門同遷灞岸是則開皇九年之
四月也家君有鍾儀之操懐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茹
憂成疾忽悲風樹痛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爾始八歲

伶仃辛苦實廹饑寒青門乏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
地一釜之米已索一瓢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塡溝壑
頼余以少遵庭訓夙禀家風曾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
融之令範慕張楷之高蹤長安人主儀同郝朔要余入
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縉紳公子負笈雲萃藉此束脩
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庶幾因茲入學以勤
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齊王英禮賢待士沛獻非
儔召入平臺悅其篆隸仍題銀榜取埒仲將足稱妙絶

見美當世隴西李巨仁才華任俠與余宿素欽其俊乂

因妻以女非厥人品孰能致之及爾委質周行策名吏

部公卿籍甚士類趨風俄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

深閑簿領妙達治方藴冰蘗而不渝顧松筠而無改屬

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上皇於時留守并州龍潛汾水

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惣兵機式遏寇虐元珍素便弓

劍立性雄貽屢前兇渠頻蒙榮賞凡有草竊咸資決勝

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將兵三千人來侵

縣境元玠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人賊見威
雄莫不披靡忽遭流矢斃於陣中春秋三十有一嗚呼
哀哉嗟爾輕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龜
文以諧豹變如何馬革遂裹師元嗚呼哀哉爾從官東
西死生契濶與余一別已逾二紀往聞非命實用痛心
媿鶺鴒之在原悲棠棣之先落惜哉同氣冥漠何之嗚
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
靈仍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於枕悲不自勝嗟乎門

祚不昌鍾此衰薄既乏子姪終鮮兄弟顧影煢獨實切肝腸是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無爽出魂屢請蔣濟之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誄友于式紀遺塵庶同潘岳敢詢前典而為誄云猗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嬀汭下居潁汝鳳飛於齊輝映於許宛彼長陵離江而舉攀手桂林篤生翹楚淮海喪亂關河播遷忽傾庭蔭痛結昊天惟我兄弟泣血連翩余雖弱冠爾尚童年立錐無地窺竈無煙余稟家風世敦經

史式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殷憂備履爾因修學遂能克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獨擅嘉聲爰參選部乃任平城金科是執玉律逾明尤便弓劍本慕忠貞上皇龍潛居汾之汭兵權攸惣諸侯是制郭六兇渠稱兵齊衛元珍受律奮威投袂躍馬星奔抽戈電逝斬將搴旗罕當鋒鋭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人亡勇敵衆疾英奇况逢亂世功無所施在位非重居名甚卑不登廟食虛死何為凡百君

子各慎爾儀獨埋元壤誰其賞知空令親友遥哭路歧無復蒲萄唯餘墨池霜團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朧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嗚呼哀哉余於縣府春宵獨寐忽覿爾靈夢中相値執手嗚咽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倏如電馳實感我心寤乃驚悸恍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貴父曾侯命志亦承揚贊宋策云記烈伊義勇敢埒無媿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興言遠感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

祭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大哉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攄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為天下之心古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祭烏江十五兄文　　白居易

維唐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祖弟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烏江縣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絶命則冉牛斯疾顔回不幸何繆盭之若斯諒聖賢而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親房無兄弟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孑靡託友愛彌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實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

信宿之別曷嘗不惻然而悲辛矧終天之永訣知後期之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沉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零㑹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著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聯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游笑傲怡怡弟兄雖不敢侔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相逢或歌或酒宴行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於心孝弟積於躬謂至行之有

益必景福之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過數鍾年又不得四十而歿於道路之中鬱壯志而不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歿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旐未辨還鄉宣城郭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涼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

宋

諭祭司馬溫公文　　哲宗

元豐之末天步維艱社稷之衛内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余一人名高當世行满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紀綱畧定天若用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代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程顥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衆口或容於

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民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為功而已大何天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普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既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棺序哀聊陳薄奠

祭薛尚書文　　歐陽修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初解

政雖告於家而疾未病若修之鄙敢辱公知公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辭以禮天不慭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劒於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性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困汚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

王大年哀詞　　蘇軾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
君居相鄰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郡
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
焉予始與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
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
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
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為君父戰豈
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

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日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葢自君發之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遊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輓之詩以餞之其詞曰君之為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為士涵泳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

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
父子以考我言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
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
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
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與歸與公畏
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

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
代天幹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
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
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黄童織婦耕夫庶幾休
馬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
將享闔宫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
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
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

稷公雖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

北嶽增號祭文　陳彭年

臣聞天有成命所以啓貞期國有崇名所以伸大報是知接丕統擁元符蓋明靈之幽贊考畫典興闕文乃邦家之欽奉而况地有命嶽以奠於坤維嶽有至神以毗於乾化含澤布氣罔不蕃滋正位辨方實分疆域若乃

俯當坎位仰應辰星目以茂邱奠茲朔易宜乎禮秩之
有盛感應之無垠者也崇文廣武感天遵道應真佑德
上聖欽明仁孝皇帝膺元歷於上穹繼仙源於邃古紹
祖武宗文之烈承天清地寧之基五營八校之兵罔興
變伐三德九事之政靡不誕敷咸池濛汜之鄉由其底
定楛矢沒羽之貢亦既來臻至道非子雲之可談盛德
豈吉甫之能頌故宜舉列辟未行之典祈生民無疆之
休粤以靈文申錫之四年鄭邱飲至之十月上下之祀

於是交修小大之神以之咸序瞻言巨址茂顯明威由是考曠絕之鴻規成欽崇之縟典以為秦嶽稱於王爵未答炳靈增偉號於帝圖允昭輔德爾乃盤根千里設險兩河躔次宜於虛危是為神域形勢鄰於遼碣信曰名峯神丹甘泉靈蚍瑞璧禮述并州之鎮史傳簡子之符為皇朝受姓之區邇先帝觀兵之地肇隆基命首冠羣方疇德聰明克膺丕律乃詔曰北嶽安天王可增號北嶽安天元聖帝既而治歷之士涓吉日於惟良掌故

之臣練鴻儀於有秩奉常布令未央會朝百執交趨八
音在御采章之色焰燿於明庭雲日之祥焜煌於昧旦
上被華袞秉鎮圭步自青蒲臨於黼座出板詔命輶軒
以尚書工部侍郎馮起攝太尉太僕少卿裴莊攝司徒
奉玉册袞服於曲陽之祠上誠明内積乾翠外增緬想
威靈有同覲止恭册將墜於文陛即為之興瑞節已出
於端闈然後乃罷於是列藻衛引清笳交戟夾於華輈
列纛抗於垣路六騶之駟鳴朔吹而蕭蕭九斿之旂映

朝霞而湑湑自神臯而肅駕居靈址而駐麾者童聚觀袂成帷而汗成雨次舍所歷車不殆而馬不煩載協元辰順揚大禮先之以嘉薦是饗而是宜繼之以祝辭克誠而克信奉琢玉之策上升龍之衣殿邦之臣率官聯而侍祀授命之使達朝旨而報釐於是神鑒至勤天垂元吉紛紛而降六出以滋良田莓莓而收千箱終成稔歲致茲上瑞屬在乃神復以配磅礴之靈挺婉嫕之德中饋之治取象於犧經作合之功齊聲於周雅增號曰

靖明后思河洲之茂德匹褕狄之美名所以貽祕祉於

咸宜展徽章於盡善既而公輸騁藝仲將效工增梅梁

之規以成其大壯題銀牓之字用示於方來當景鑠之

紹仲必丕徽之疊見或發乎方地為英為甘或麗於嶒

穹為慶為裔布之與誦積於珍圖足以見天地之心聳

華夷之聽載念翕闢斯辨融結云分麗宵極而著明是

名列緯峙方隅而定位乃曰靈山貽回之犛既輔於臨

鑿峻極之勢亦助乎資生雖高下而殊形蓋生民而咸

仰雖古今而異制抑明祀而常修而况藏疾以為仁設險以為固出岫雲而布澤稼穡是資育珍木而中材斧斤斯取龍蛇所宅瑶琨實繁植物之依固無算也羣生之利良則多焉所以有邦聿崇薦享虞書之典既曰望于周詩之篇亦云祈爾泰之創統圭璧有加漢之承平壇壝載闢豈獨傳云乎度禮謂之䕃者哉矧復膺期運於千齡為共主於萬國欽承乎上帝丕冒乎蒸民天下歸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之跡丹書緑圖之瑞繼乎溫

洛滎河五玉兩圭之祠盛乎泰壇方澤人之多幸千倉億庾之餘賁史不絕書景風甘露之嘉瑞蓋兩儀之所祐百靈之所扶故當濬發宸襟述宣丕祉疇咨令典順考珍猷導必報之言協至公之舉尊名嘉號升帝籙之會昌備物多儀顯國容之豐洽然則明人之識默定於羣倫元后之心大庇於區宇靈爽攸執蓋黔黎之所依精意以伸乃肸蠁之來鑒德之歆也於以薦神神其聽之由夫享德今皇上以熙盛之德祇達於克誠名山以

正直之神茂膺於徽典人祗胙合福祿來成與夫歲奉三祠開於往日邑封百户著於舊章此其盛哉彼奚取也夫報況受職允膺高岳之鴻靈祈福庇民秉心昌朝之純懿期億載之傳信搶斯文而昌觀金刻所憑筆精攸屬臣顓慙惜學獲侍凝嚴雖罄謏才何伸歎頌備副車之問莫對於德音刊金石之銘徒膺於恩詔既拜手而聞命乃洗心而屬辭銘曰茫茫后土實載羣倫奕奕峻岳必有名神彰厥丕蹟佑此黎民咸秩之祀舊史相

因來同之應多福常臻猗歟常山奠兹朔土其高界千
厥名兼五嘉卉實生靈泉攸吐顯靈儲瑞聞於往古饗
德依人輔於明主巍巍常運赫赫大君王猷誕布帝德
升聞乃成至治乃受秘文鴻儀舄奕嘉應繽紛浹洽區
宇輝映典墳順考舊章肇揚邦禮言奉帝名仰酬靈祉
刻宇溫璧遣使文陛載以齋車翼之緹騎合吉元日達
誠潔祭流輝銀牓增號椒庭棟梁曲密黍稷芬馨顯兹
景況冠於祥經人神交感命歷嘉亨縑緗協美琬琰刻

銘眞宗大中祥符四年碑在曲陽廟西碑樓邢守元書

祭堯祠文　　鮮于侁

車轔轔兮廟壖鼓坎坎兮祠下竽琴兮並奏潔時修兮虔祀事瑤華爲饌兮流瀣爲漿豢邊玉豆兮金鼎煌煌海珍野蔌兮雜錯而致誠神之來兮風雨蕭蕭前驅於畢兮上有招搖羽林爲衛兮虹霓爲旗鳳凰左右兮擾伏蛟螭神之降兮金輿靈欣欣兮肸蠁德難名兮覆幬千萬年之不忘

祭舜祠文

道歷山兮逶蛇思古人兮感歎並餚胥兮肅止仰層雲兮晻曖獸何鳴兮林中鳥何悲兮山上木何為兮不剪草何為兮茂暢帝之神兮在天帝之德兮在人物具兮四海心精兮一純采秀貫兮山間摘其毛兮澗底玉醴湛兮瓊茅希修雜兮蘭茝樂備兮九奏鳳舞兮儀韶人駿奔兮如在君卒享兮神交

元

祭禹王文　　世祖

惟王三代絶德萬世頼功之紀之綱有典有則豈止措安於當日亦將貽福於後人惟予渺躬纘茲丕緒即位伊始遘難實多乃者同氣咸和一朝畢會顧天地之祐相亦神明之護持肆遣近臣聿修嚴祀聊伸謝臆因涯微誠既濟衛於邦家俾永膺於戩穀

明

告嶽祠文 洪武三年遣祠祭署令王俊代祀於廟碑在曲陽廟内東碑房

太祖

磅礴中國之北祭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恒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葢神與穹壤

同始靈鎮北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北嶽恒山名其神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祭西海文洪武三年

生同天地浩瀚之勢既雄深淺之處莫測古昔人君名之曰海神而祀之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以及近代皆加封號予因元君失馭四方鼎沸起自布衣承上天后土之祐百神之助削平暴亂以主中國職當奉天地

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宜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盖覩神之所以生與穹壤同立於世其來不知歲月幾何凡施為造化人莫可知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以西海名其名依時祭祀惟神鑒知

祭河瀆文洪武三年

源於崑崙其行也曲屈其激也有聲浩浩蕩蕩洶湧莫

測自有天地則有之古之人君尊曰河瀆之神未嘗加號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宜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知其造化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

不敢加號特以西瀆大河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祭告中鎮文洪武三年

屹立霍州作鎮中央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先帝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祝之曰霍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

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中鎮霍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祭商成湯文 洪武四年

曩者有元失馭天下紛紜朕由此集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諸古典自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為烝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古千百餘載時君當修祀之

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賫牲醴奠祭修陵君靈不昧尚
惟歆饗

祭媧皇氏文　洪武四年

惟神功施於時德裕後世仰瞻陵寢必當慎祀朕有天
下首敕所司凡有古先帝王陵寢常加修理以附近人
户看守當年祭祀已著成式尚慮追崇禮有未至故於
三年秋祭特致其嚴神其鑒知

祭中鎮霍山文　成祖

昔者奸臣搆禍屠害諸王以及於予予不得已以自救賴皇天眷祐嶽鎮海瀆效靈獲定內難遂安宗社自即位以來休養黎庶普天率土均視同仁今安南賊人黎季犛及子黎蒼驕盈兇悖屢犯邊疆首侵思明府禄州等處地方予為寬容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取索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逼脅命吏又侵寧遠州地方占管人民殺擄男女邊境之人數年之內罹其荼毒豈可勝言況安南之人受其

禍害不遺一家占城之地被其劫掠已踰數歲數遣人
告諭冀其改過罔有悛心益驕益盛予為天下之主恭承
天命安忍坐視民患而不之救今特命將出師聲罪致
討實出予之所不得已心在救民豈敢用兵尚念兵士
遠行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嵐瘴欝蒸跋涉勞勤易
於致疾予惟念此深用不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
上帝賜以瀏麻潛消瘴癘大振兵威早滅渠魁永安遐
壤今年七月十六日兵行特遣人致香幣牲醴先詣神

所謹告

遣祭帝堯文　　景帝

皇帝謹遣太常寺寺丞李希安致祭於帝陶唐氏曰兹者山西民困極矣加以久旱穀用無成民生罔賴此誠予之不德所召惟神至仁獨不動憫念予況素以庇民得祠者尤當不可緩也尚望廣布靈雨大作豐年非獨予免夙夜憂惶神亦可隆始終恵譽特攄虔懇專俟感孚謹告

祭王虎谷都憲文　　喬宇

嗚呼痛哉應韶與余石門峽之别纔四閱星霜矣君在上黨我居建業兩地音問歲率為常君方以采山釣水為飲食以著書立言為耕桑何此志之屯塞遽中道之憫傷豈人事之錯迕殆天道之冥茫訃音一至我心盡傷嗚呼君有高亢拔俗之操而不知者或以為矯君有踔厲驚人之才而見嫉者謬以為狂忠摧權奸弗避雷霆之怒教敷善類化均時雨之祥威震臺栢愛留郡棠

至於吟體法少陵之詩格詞宗踵西漢之文章篆籀擬秦隷分邁唐其多才與藝之美又不足以盡君之所長方君之始躡跡雖躓而名愈揚及君之再振身漸顯而道益昌乃甘棲遯乃厭紛龎義辨王霸道慕羲皇辭召命而不赴歌考槃以徜徉可謂勇貫千鈞之弩而堅逾百鍊之鋼者矣然則君之用於國家用於天下者雖未獲究竟厥施其正氣之耿耿可傳者固不在於爵位之晦與彰也余與君誼切兄弟之分情深桑梓之鄉仰高

標而莫覿慨麗澤之未忘緘辭千里寓哀一觴是今日之所以哭君者匪直吾儕悲反道之失輔蓋為天下悼哲人之云亡也

祭靈馳文　　辛全

絳城之北五里有晉靈馳祠墓州人辛全歲一瞻謁見墓址耕牧將平祠宇頹踈將覆且中設大士神像靈公像列其傍興嗟良久欲葺未能累為當事言之幸蒙州牧笪署州事李二公劻力表章封邱葺祠燬然一新功

將落成辛全遂偕二三子以天啟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持辦香清酌詣祠下而告於孝義士靈公之神曰惟公
孝不忘親義能致身圖報知己捐身以殉高風正氣百
代常新使人人而若公天地間安得有逆親之子使人
人而若公天地間又安得有後君之臣使人人而若公
天地間又安得有忘師之門人公之行其大有補於人
心世道也予全不揣疎拙倡學斯鄉屢遭屯蹇初心不
忘與公神交正氣昂昂辛公祠墓煥然表章偕我同志

共薦椒漿仰冀公神來格洋洋敢不努力以振天常公其啟翼世道之光

祭韓忠定公文　　楊一清

公生西土逈衆之資邁迹甲科給事廷墀論議亢於瑣闥惠政洽於藩維民愛之如父母士信之如著龜霜臺昭撫鎮之績金部守畫一之規正色立朝不矯不隨如麟鳳之能祥而虎豹之為威豺狼當路折箠以笞彼嗥而前奮臂當之傷而罔恤神明護持大姦伏法公起則

宜薦剡雖勤名用尚稽意者天念公老不欲煩之以政
而公之心亦欲斂其餘者以為子孫之貽也今皇御極
壽考不遺存問有敕驛使將之穹階厚廩尊之養之公
於是時如玉韞於山而草木為之華滋胡天弗祚哲人
倏萎八十六齡在他人為已足而人之悼公謂未滿於
期願帝曰惜哉喪我壽耉贈以三公䘏典厚施忠定易
名近歲所稀有子而賢早奮厥奇位已參於藩伯其所
建立尚未可涯子孫詵詵玉樹蘭枝天之報公庶幾在

斯彼大官厚祿或泯馬而腐澌較之公不啻尺寸之差而已予德不似夙被公知神交心醉蓋五十年於兹老起督戎於關之西遣使問公少慰我私手書答我系之以詩予未及復而公之訃已達於京師矣嗚呼太行峩峩汾水瀰瀰瞻望弗及悠悠我思瓣香束帛重之以辭老臣凋謝斯世之悲

國朝

祭明中丞蔡忠襄公文　　馬雲舉

維大清順治四年七月庚子朔越十八日太原府知河曲縣事姻眷姪馬雲舉謹以牲牷明水之儀致祭於明故山西巡撫謚忠襄老太翁蔡公之靈曰嗚呼地有河嶽天有日星家有孝子國有忠臣浩氣相匹百代惟貞粤我太翁邁迹自崑探理濂洛學貫天人少躋雲衢長步承明爰李於越克允克明乃贊秩宗惟寅惟清為皇造士濟濟國楨于藩于宣如翰如屏嗚呼先王鑒公於朝謂予晉邦厥朕維城誰秉節鉞惟公是勝豈期不造

大厦將傾安史西來氛焰沸騰提兵三千奔走河津賊既渡河勉守孤城尚發巨礮糜賊千丁昊天不弔毒霧晦冥矢窮力盡賊乃附城公憤填膺仗劒莅軍手刃二賊公亦被兵頸繫如綫披耳缺脣公尸不仆泰山其崩嗚呼哀哉先朝養士凡三百齡誰當國難慷慨殉身自公之死取義成仁遠倣張許近匹廬陵丈夫至此可以不恨計自公難歷亥自申四年於兹親故莫聞比予小子誕沐新猷一第作令晉鄙河濱來自太原遡公之靈

憶辰之冬侍公於庭道氣春容金玉是聆專夜達旦公誨諄諄緣此締婭弱子作賓豈期永訣白楊冥冥小子在斯公將南行嗚呼哀哉公成偉節予戀微名異代相感公知我心公靈不移夢寐冀親嗚呼哀哉

捕風文　畢振姬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畯畦圃升煙薦茶祼告當莚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硝田旱不

澤隱土水不為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禳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往歲八月火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畝無雨何苗無苗何歲無歲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乞雨閉南門開北𧉈土龍巫覡徙市通渠牲醴爪髮不敢寧居玉杯繁露靈草雨書應土公之尸祝回溟神之旛驅自六月上旬下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溯澠地皆連阡雷無虛日𩆞䨺朝浮雷穿宵滴羸者伯方焦枯告急越陌登隴一乾一濕披節

尋根半摧半立飄風南來逢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掀
翻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寸草順風仆背
風僵伯方四鄰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
此廢食六月雨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
伯方風伯於馬溺殲風過錚錚硔硔萬馬千幢魚鱗草
奔遼巢青紅掃碧落貫鴻濛騎羊角封竹宮茅飛潄土
葉脫漫空天聲儵忽不見形容攙蓬指其國邑拔樹索
其獮貛振姬瞿然起曰必封豨之狡童也堯水九年長

隧大風封狶為虐后羿關弓伯封故國湯沐神叢死而不祀旱則紛吸虞夏鳴條有湯乾封趙馬韓布周雲龍蔙雨師下瀨風伯橫衝虹蜺抱日而飀徼循連箕而終太行之雲不雨汾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不禜龍伯方何罪封狶何功此欝欝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虛援莢造化煽銅虞幕槖籥后夔鼓宗吹塵上下入律雌雄巽蠱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上地中勾折伯方之草木毨尾伯方之昆蟲太息三嵕窮門乃窮人不薦

以畛隧我何祀夫祝融韓退之官以憂旱程明道學以
捕風人既餒乎鬼士何利乎農振姬閘風嶽嶽不能折
角頌尹穆如悲𥟖不學羿叛國非叛民風主生不主殺
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臘夔梳夔子之江油汝嫁
汝妻之靚髮嘆一足之游魂憑四目之旱魃寒風刁而
熱風燒舊雲捲而新雲壓風固堯湯之伯封伯方易世
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愛
子兄弟懷而鳥歸楷矢貫𪊍泰離霑衣封豨脂膌雖悔

可追翼軫多風烏鵲南飛南風聲死師曠知徵南風壓
汚茂弘心非蜚蝗螟螣田鼠伊蝛無禾無麥小嗛大饑
伯方攸壘酒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譩樓雲爛熳山
雨霏微舊都舊國言告言歸必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
大兵赤地積尸衝城聚散龍鵠來往蒼青犯順梟噪助
孽狐鳴蜚蠊開口蜰蟦袒胸躭伯方之遺黍狃大旱之
偃兵兵旱仍而不已虎湯怒而徂征堯弓九合湯綱三
平含光宵練赤羽青莖自干鬼責往即天刑丹戈風而

簇飲畢零雨而盆傾況參狼之注兮兼商羊之排營祝已封豨卷舌以水洗血歛祉虛徐揕胸冷徹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雨暘燠寒稻粱菽麥田鼓鼉喧村豕肪截風不鳴條伯方懷德振姬以是為請伯方自今為節

公祭徐雲門貢士文　魏象樞

嗚呼文章道義之交生死存亡之際士君子所為惻焉心悼者也若蔚代兩家之於雲老則重有悼焉者雲老才大而學博安貧而樂道有黃叔度林和靖遺風其為

古文辭賦詩歌則又元稹白樂天之流也乂手刻燭不足喻其敏妙郊寒島瘦未可倣其清高以故蔚代問詩简文椷往來幾無虚日而相成相規者每每在語言文字之外有精神氣味之投故於蔚則嘗策蹇過從雞黍是約或升堂拜母或促膝談心或檢質疑問難之書或商移風易俗之事至今庸齋中杖履宛然也於代則嘗風雨聯牀苜蓿為歡時而賦恒嶽之崔巍咏桑乾之流漭時而追漢文之故址弔蘇武之廢城至今驛署中翰

豈依然也而平城竟逝耶且蔚於雲老交非一日諸凡家世之譜牒祖宗之祠祀父母之喪葬兒女之婚嫁無不相聞亦無不相信蔚之陳情也而雲老喜焉後之奉召也而雲老勉焉是蔚之進退出處亦惟雲老知之也雲老蓋近於道者也六經四子研究已深物理人情體驗更熟有道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而其虛懷善下間道於蔚則又抑然自處謙讓弗遑也昔安得不於雲老有深契今安得不於雲老有深悼耶回憶壬子春西洪話

別時意中頗有不能再見之感惟有著書數卷謂生平苦心在是焉代州曾見而愛之將欲剞劂以傳不朽至秋攜稿北上畧加訂正即為付梓重詩文也重人耳甲寅冬梓人告竣歲杪寄平城乃篝燈展帙作而言曰是集也代州之表章和州之評定非蔚州而青雲之幾何不為覆瓿也嗚呼曾幾何時而雲老竟逝耶幸有子若孫能讀父書而且壽登大耋全受全歸猶見蔚代兩家子列賢晢以詩來賀喜溢言表其亦可以無憾耶獨

自此而風雅之道不復聞規勉之言不復聽老成持重之人不復親則蔚代之不能無憾於雲老可知矣意者精氣所結筆墨有靈貫徹於蜚狐勾注之遠感通於飲食夢寐之微彷彿若雲老之終老衡門讀書學道而猶未逝也是耶非耶二月廿旬都門聞訃乃於著務繁冗中搦管為誄灑淚致奠深愧弗躬靈其鑒之來格斯筵

祭方伯兌四同年文

嗚呼先生其逝耶人之哭先生者謂學貫天人蔚然為

世儒宗是三晉一大人物也而鞅掌外吏終不獲仰承
顧問先生以天下才歷中外所至奏廉平第一而不
獲竟其施先生德重於時功施於野善溢於鄉而不獲
享期頤壽以為砥行修身者報是皆足為先生哭嗚呼
先生塵視富貴達觀死生亦何一足介先生意而所以
哭先生者以先生至性隱德不欲人知卓然為邦國望
而今不可復見也先生家故貧早失怙恃依大父鞠育
甫領解額色養不逮先生含痛終身布衣藿食歷官數

十年不乘輿不衣帛不一御梁肉人詰其故則嗚咽涕泗悲不忍言先生之孝何純也先生起家學博晉郎署外歴諸監司偉績彰彰未嘗悮公家一事而飲冰茹蘗未嘗取百姓一錢甫擢楚右轄聞彼處上官有陋例即引疾不履任願甘罷職策蹇歸里門間關萬里一僕隨之尤古人不逮家居時累經薦舉被

徵召復以老病不能應意似外事勿與聞者然平居指畫山川險隘政務要領地方利若弊所當先後緩急憂

勤隱恤惟寐始忘一遇事則慷慨擘畫義不引嫌每娓
娓數千言為
國家綢繆未雨之思又未嘗一日忘君父先生之忠愛
何摯也先生以名進士位至方伯亦尊矣榮矣乃二十
年閉户蕭然躬耕數頃日與農夫牧豎飼牛羊操畚插
爭勤惰於嚴寒溽暑之中雖老無幾微倦色先生之律
己何高而苦也先生窮經讀史於古人書無不窺下筆
數千言不易稿所著述等身人叩之冲如也問所得曰

無有而其與鄉人交循循謙退雖遇臧獲不敢有傲容
人亦幾不知為畢先生者先生之接物何謙和而下也
此皆先生之隱德不欲人知知之亦未更僕數方諸古
名臣隱君子誰為先生伯仲者今天下乂安
聖天子敦崇耆舊愛惜人才使假先生以年關西操守范
老甲兵足以肩大任決大疑當與永寧于北溟先生齊
驅並駕利濟生民即不出而讀書田畔上下古今與太
原諸名宿同為

熈朝文獻亦人瑞也何竟奪我先生之速耶嗚呼痛哉

朝之士夫何所式鄉縉紳誰為典型當事之訪得失禮

於其廬者奚所諮而處焉父老疇與嬉遊後生小子將

焉考德而問業四方之聞其道勃然而慕者烏乎景從

廻念同譜諸君子落落晨星又將安倣而安仰也嗚呼

筆至此而涕霪霪下矣

山西通志卷二百十八